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红叶方阵

文忆萱 卷



文艺湘军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 红叶方阵

责任编辑:杨 熠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ISBN 7-5404-2401-X/I·1790

本方阵定价:198.0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242号

总之，日造戏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十分珍贵，说它是“戏曲百种”，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有多少值得我们探求的问题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它都为我们保存了极珍贵的资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

日造戏虽然已远隔时代要求，对今天的观众也许失去欣赏的价值，却呈于出土文物与资料库的珍贵。有必要对它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把日造戏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总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

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湖南的目连戏 /001

对目连戏的再认识 /014

郑之珍《劝善记》探微 /026

《劝善记》与湖南目连戏 /035

价值与意义

——《目连戏》录相观赏断想 /071

“前目连”引起的思考 /078

“花目连”剧目初探 /088

傩戏研究随想

——《湖南傩戏研究论文集》前言 /100

湖南剧目概述 /105

奇葩异卉 琳琅满目

——辰河戏的传统剧目 /109

瑕不掩瑜 异同同工

——从教学演出看弹腔戏的文学价值 /122

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

——巴陵戏教学演出观后 /132

从积极方面提问题

——全国剧目工作座谈会发言 /140

鉴别与取舍

——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 /146

应当重视湘剧问题 /158

不要改编历史和拔高历史人物 /162

论戏曲艺术的两重性

——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174

清新明快的抒情诗

——读《打鸟》 /190

别具一格的包公戏

——评祁剧《包公坐监》 /194

别有蹊径 殊途同归

——巴陵戏《夜梦冠带》观后 /198

江河万古流

- 《拜月记》的继承和发展 /203
- 不能歧视连台戏
- 从《姐妹皇后》谈起 /218
- 戏和主题
- 看《喜脉案》之后 /221
- 闲话《滚鼓》 /224
- 艺术构思 贵在创新
- 看歌剧《中原女烈》 /227
- 以平凡、善良扣击人心
- 常德汉剧《芙蓉女》观后 /231
- 一个配角的创造
- 彭俐依在《打猎回书》中扮演的岳氏 /236
-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 记彭福娥谈大脚婆戏 /241
- 宝刀不老 光芒长存
- 刘德书演出《九里山》观后 /250
- 谭保成的三个花脸人物 /254
- 不拘一格 精益求精
- 记湘剧《辕门斩子》 /262
- 为有源头活水来
- 浅谈刘春泉的表演艺术 /266
- 文忆萱主要著作目录 /274
- 总跋(译 谈) /275

湖南的目连战

目连救母故事，自形成戏曲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内容虽为劝善惩恶，宣扬宗教迷信，因果轮迴，但在戏曲历史中却是一个有广泛影响、有研究价值的品类。特别是在湖南，它曾传遍城乡，极一时之盛，至今还留下各种不同的演出本，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剧目。

一、目连戏在湖南

《目连传》在湖南的地方剧种中，是高腔戏的代表剧目，列为连台大本高腔戏之首。唱《目连传》，民间称之为“唱大戏”。“大戏”含义大约有三：一是《目连传》不是随便可以唱的，它与重大酬神活动分不开；二是它篇幅长。某些地区有“四十八本目连”之说，不唱则已，一唱至少七天。三是伴奏用大锣大鼓，“咚咚喑喑”，声闻数里，保持了“其节以鼓，其调喑”，“一人唱而众和之”的特色。

湖南的湘剧、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等剧种都有高腔

《目连传》。目前以辰河戏能演出的折数最多。因为辰河戏唱目连戏一直保持到1948年，现在的五、六十岁老艺人都唱过目连戏，还有几位幼年练过“杀叉”等硬功的演员。若把这些健在的老艺人集中起来，还可以演出几十个单折。

湖南娱鬼神的风气之盛，应该是和古代的“楚俗”一脉相承的。“絃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嫜。翩飞兮翠曾，展诗兮会午，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屈原笔下所描绘的娱神盛况，在两千年之后，余风尚存。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之前，湖南酬神、娱鬼活动之多，不胜枚举。这些活动都是唱庙戏的名目，旧有“一年三百六十天，唱四百八十本庙戏”之说。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唱《目连传》，而且经常是在中元节。农历七月，是收获季节，也是“尝新”的时候。从农历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是全年最集中、最隆重的祀祖先、度亡魂的日子。传说阴曹地府七月初一开鬼门关，十五闭关。一年才放这么一次假，所以人们的列祖列宗、历代先灵都要回家享受后代子孙的祭祀。而地狱中的恶鬼、饿鬼、孤魂野鬼，也趁此时机来到人间，觅些血食和财物。因此人们纷纷在这个时候祭祀、施食、作功果来越度亡灵。至于这些亡魂为何从不超脱，仍然年年光降？却无人追究。度亡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中元节办孟兰会。

孟兰会不是一村、一镇以至一个县城每年都办得起的。往往隔三差五，或七、八年才能举办一次。这当然与地方是否宁靖，年成是否丰盈有关。不过，一次孟兰会可以影响方圆数十里乃至百里之遥，今年甲县境内办了，来年乙县境内又办，流动的戏班倒是年年都能唱目连戏。抗战军兴，就没有再看到办孟兰会了。然而中元节唱个三、五本目连戏的地

方还是有的。盂兰会的活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超度亡灵，做法事，放焰口，点河灯，诵经礼忏等迷信活动；一部分就是“唱大戏”——演《目连传》。

唱《目连戏》仪式隆重，声势浩大，且不限于台上，连台下、街上、庙中、野外都有与演出相连的活动，还有并非演员的人参加。开演之前，要先驱除邪神野鬼，有的剧种演“发五猖”，有的剧种演“锁拿寒林”，为的是把这些邪神野鬼驱除出境，找个地方把他们暂时拘押起来。据说演这样的戏，台上的假鬼会引来台下的真鬼，因此还须设防。故每天演出时，第一场必是“天将定台”（或称“天将迎台”），多由太白金星、关帝、王、马、温、刘四帅轮流值日。定台之后，才开始演戏。湘剧在演出结束时，最后还由“金星收煞”。除了这些隆重的仪式而外，《目连戏》还有先声夺人的宣传方式。例如“刘氏归阴”之后，即有“杀叉”表演。开演前要到棺材店抬一口新棺材，上覆白布、还要放一只雄鸡，一直抬到台口放下。雄鸡在开演前杀了，可以“辟邪”，以免鬼使神差而出事故。万一杀叉的演员失手，误杀演刘氏的旦角，不幸致死，棺材和白布便作装殓之用。实际上却从未听说杀叉有误伤演员之事，这只是一种宣传方式，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目连传》有很多片段在台下进行表演。如“接灵官”，即由一演员事先份作灵官，坐在另一寺庙中等候。剧中迎灵宫的演员们从台上下来，直奔庙内，抬上灵官，穿街过村，再回到台上。扮灵官很累，被抬上之后，必须左手挽灵官诀，右手高举钢鞭，宛如庙中灵官塑象，经由的路如较远，两臂颇为吃力。有的戏班常用拈阄方式决定谁扮灵官。“抬按院”也与此差不多：目连之父傅相得罪了舅父陶前，陶前

向按院告状，饰衙役的演员。也要抬着按院穿街过巷，饰陶前的演员三次当街拦轿喊冤，前两次均被责四十板，第三次才准状。这些情节都在街市中进行，直到收状之后才带上舞台，坐堂审案。又如“送粥米”，傅相生子傅罗卜之后，妻舅刘贾夫妇三朝来送粥米，饰刘贾的演员骑马，饰刘妻的演员坐轿，手抱娃娃龙保，后面跟着饰挑夫的演员们，担着早由会首准备好的白米、红蛋，穿街而过，还要向两旁观众频频点头致礼，口称“相偏了”。刘氏死后，有一场“请僧开路”，台上罗卜命益利请僧，扮益利的演员从台口下来，到当地庙中请一和尚上台，这位和尚照平日引柩为亡魂开路的仪式进行表演，与演员同台完成这一场戏的任务。在整个《目连传》中，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片段在台下表演。观众时而云集台下看戏，时而在街旁夹道聚观，时而尾随演员奔走吆喝。台上台下，是真是假？有时几乎难于分辨。观众也废寝忘餐，如醉如狂，真是“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了。

这种演出，与其说是娱神，毋宁说是娱人。戏场上扶老携幼，呼姐唤妹，挨肩接踵，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唱大戏成为广大农村的盛大集会和集中的文娱、社交活动。它不仅成为农历七月的中心事件，而且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是农民谈话的中心话题。盂兰会办得怎样，人们忘记了，而唱大戏的盛况却长久留于记忆之中。所以，四十多年前在湖南，《目连传》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二、前《目连》和《梁传》

湖南凡有高腔《目连传》的剧种，其《目连传》均有

前、后之分。后目连即《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而前《目连》（亦有称“目连外传”的）则写目连出生之前的故事。各剧种演出本内容并不尽同，篇幅也长短不一。辰河戏为八本，祁剧三本，湘剧两本。场数亦多寡各异。

前《目连》故事写家资巨富的傅崇、傅荣兄弟。傅荣好善，兄傅崇为富不仁，高利盘剥，大斗小秤，凌逼佃户。玉帝怒，遣泉煞二神为崇之子，以败其家。傅荣后为仁皇县令，贪赃枉法，屈陷周齐一家。周齐无法，逢庙则诉于神灵。傅崇受冥罚，雷殛其二子。傅荣遂苦谏其兄，崇乃回心向善。后崇生子傅相、傅林。

有的剧种没有傅崇这一人物，傅相、傅林都是傅荣之子。傅荣为县学教谕，为人严苛，傅相则颇善良。傅荣管学田百亩，时值天旱，佃户金可仲无力交租，傅荣命老仆益利往金家催租。金可仲无法，携独生女至傅荣处抵租，经益利、傅相转圜，傅荣乃许金以女折租，收女为婢，改名金奴。傅荣夫妇死，傅相扶父柩回籍安葬，命傅林守母坟。归家，傅相母舅陶前责相不运母柩，众仆代为劝解，陶以“纵仆殴舅”罪名告官，将傅相遣戍南京。

有的剧种则为傅崇死后，傅相扶柩回籍安葬，居家乐善好施，拜佛持斋，二邻翁见傅相乏嗣，乃一送子益利，一送女金奴为傅相螟蛉。傅相设宴庆贺，母舅陶前与二邻翁争坐首席不得，又嫌傅家以斋筵供客，乃使酒骂座，众劝止。陶乃于按院处告傅相纵仆殴舅，按院审明后，反责陶前。金毛作乱，傅相为避兵燹，携全家回祖籍，途中遇盗，幸神佑得免。抵王舍城，又被诬收买军妻，遣戍南京。

前面这些情节，各剧种并不尽同，后面的就基本相似了。

傅相充军往南京，傅林寻兄至原籍，见嫂刘氏青提，刘哭诉前情，请傅林南京探兄。边帅张定边与金毛战，不胜，梦神授诗四句。醒而详之，乃“傅相擒贼”四字。遍查军中，才知有戍卒傅相。张命傅擒贼，傅相乃文人，不谙兵事，神助之擒首领金毛，乱平。傅相以军功得官，恰好傅林寻至，傅相乃以官职让林，自己返家。后闻杭州有高僧大开戒堂，傅相别妻往杭州受戒。

桂枝罗汉思凡，佛乃贬之下凡为傅相子。桂枝化一白螺，傅相自杭州受戒归家，途中见白螺，以为异物，携归供于佛堂，并与刘氏分居持戒。刘氏不悦，至佛堂，见白螺放光，惊为妖异，命金奴以金钗刺死后掩埋，因而有孕。临产时，古佛下凡于埋螺处得一萝卜令刘食，刘食后即生子，乃取名罗卜。

刘氏之弟刘贾夫妻闻姐生子，乃备米、蛋来傅家送粥米，全家欢宴。以下即接演后《目连》第一折“庆贺新年”。

前《目连》中，交代情节的场次较多，除了前面说过的“抬按院”、“送粥米”等台下表演的戏外，比较集中的折子戏不多，其中“送女折租”“周齐告庙”、“陶前闹席”、“大开戒堂”等折有一定的独立性，自成章节，可以单独演出。尤其是辰河戏的“周齐告庙”，写周齐被冤，欲诉无门，披发跣足而告于十庙，独具一格。

《目连传》的篇幅无论如何也没有“四十八本”。经多次走访老艺人，才知这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实际是以《目连传》为中心，穿插了其它连台大本戏。如辰河戏《目连传》有二十多本，此外还间唱《梁传》《封神》《南游》（香山）、《岳传》，凑足四十八本。常德地区的木偶戏老艺人说：四十八本是《目连》《观音》《封神》《岳传》各十二本。这些连

台大本戏与《目连传》并无密切关系，只为凑足本数。在与《目连》间演时，并不要求全部都演，插上几本亦可。唯有《梁传》和《目连传》关联密切。

《梁传》至今未看到全部剧本，（注：现已收集有《梁传》手抄本）只有辰河戏尚存全部条纲和部分单折演出本。据湘剧老艺人说，过去搭班演《目连》时，必先问清是唱《梁传》还是唱金毛生反？且有将梁武帝与邓通故事与傅荣、傅相故事交叉进行的标目，这说明湘剧过去唱《目连》时有兼唱《梁传》的，可惜无剧本，难窥全貌。辰河戏演《目连》必唱《梁传》，祁剧老艺人也说：过去演《目连》也唱过《梁传》。为什么《梁传》与《目连》有紧密的联系呢？

从辰河戏《梁传》故事来看，与京剧《梁武帝》并不完全相同。它写西方佛祖处水仙花与菖蒲花思凡下界，托胎为梁武帝萧衍与其后郗氏。萧衍后宠爱苗宫人，郗氏趁萧衍出征，害死苗，苗诉于阎君，郗氏死受冥罚，托梦于萧衍，萧衍乃往台城出家，为郗氏赎罪，并救度郗氏，同返西天归位。中间夹写萧正德谋篡，勾结侯璟，兵困台城故事。《梁传》情节与《目连传》毫无关系，那么为什么却又常常连在一起唱呢？这可能是由于一个演出家度妻，一个唱出家度母，二者类似。再就是《目连传》“遣子经商”折中，罗卜曾以《梁传》里郗氏受冥罚，幸武帝出家才得超升的故事，劝母坚定持斋信念。其母刘氏欣慰地说：“武帝既能度其妻，我儿必能度其母。”剧中并再三重复这句话。这大约就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这两个剧目连演即可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民间唱戏为了凑足演出本数，自然首先就会把《梁传》与《目连》连演了。